



观澜系列 1

草味十年

◎ 黄进发



观澜系列 1

草味十年

黄进发 著

燧人氏

观澜系列〔1〕

草昧十年

黄进发 著

出版

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

Prometheus Enterprise Sdn. Bhd.

277 Jalan Desa Mesra, 58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邮: prometheus@first.net.my

电话: 012-310 3300

类别

时事评论

封面设计

陈维钊

印刷

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Printed in Malaysia by

Vinlin Press Sdn. Bhd.

56 Jalan Radin Anum 1, 57000 Kuala Lumpur

出版日期

二零零二年二月 初版

定价

马币 23.00

ISBN 983-2197-04-X

燧人氏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观澜缀语

时局波澜变幻，惊涛拍岸，惟有识之士泰然观之，无惧天威，扪心振笔，有“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之气概。本系特邀论坛健笔，辑选精篇结集成书，为时代留影，取“时兮潮兮不我待”之意，冠曰“观澜”。

草昧風雲十年劍

——序黃進發時評文集

• 張景云

(一)

在准备写这篇序文时，我心头时常涌上这样的画面：在近打河畔，在某处辽阔的堤岸上，一个骑脚踏车的华裔少年，在跟一群放羊的印度少年和马来村童嬉戏。我到过进发的老家两次，第一回跟宗麟、德顺和乡联青一个研究小组的几位青年朋友，回程到他家小憩，在干净的厨房里检讨收获；第二回我们俩驱车北上檳城办“沙龙”，那是个烈日如火的午后，我们在那辽阔的河岸边停歇了一阵子，还拍了几张照片。半岛的河流我还算见识过一些，很多都是令人伤心的风景，进发家附近的近打河却是例外。我心头画图里的那个少年，就是我印象里的进发。

这心头画图，后文回头再联系来说说。第一次见到进发，确实吃了一惊，那时我刚从“执笠”了的《新通报》回《南洋商报》去吃回头草，他和德顺到报馆找我。九十年代初在旧报馆，帮忙审阅言论版的来稿，处理过进发的文章；他的文稿都是上下直写，除了一些俗体字外，都是用繁体字，而他的字又写得很实用派，既不玩又不画。综合起来的印象，文章作者应该是个相当老成的人，然而站在面前的却是个大学生，这是不免暗暗吃惊的原因。

接下来的这些日子里，我们谈过一些话，他有两个意思我特别记得，因为都很有意思。他说大学毕业后最好选择回老家去，家乡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工作可以做；又说居住在吉隆坡没什么意思，华团最没意思，选择到最后也不会进华团去侍候那些华团领袖。这两个意思我都同意。

那时际我在文章里也说过近似的话：“……许多华人子弟离乡背井到大都市来求学，他们学成后应该回归乡里，回去母校，回去宗乡会馆，回去教堂寺庙。第一，在将来的疯狂世界里这可能是保存人性最简捷的方法，其次，这样可以更有效地为乡邦做一点事，比如修纂方志。”（「云无心，水长东」专栏，1994年）因此当进发提出这个意思时，我心头就涌起近打河岸的那幅图景，只是人物换了个华裔青年，我想象他回老家后在中学教书，课余给当地读书青年作辅导工作，进乡会协助提升领导。

当然他并没有返家乡埋下根，并且还进了华团，而且是最尖端的华团，“山前山后走一回”，同时写了三年的时评专栏，在民意团体中闯出名堂。大马华人社会就只是这么一潭小小死水，政界、文教界、华团、商场，有什么路也是死轨，进发固然可以说“我比前贤路已宽”，后来者的处境未必都如此；教育文化越发达，人才越多，青年人立锥之地可能越成反比例。

权衡个人得失，我自然为进发欣慰，不过有时我内心深处偶尔会泛上一层淡淡的遗憾，仿佛心头那幅近打河岸的画图上，那年轻人的身影蓦然消褪。这算不算是一种损失呢，这个因缘方程式应当怎样计算？我想起一部影片片头的场景，一名士兵坐在公园长椅上，一片枯叶无心飘落他脚下，世间无数细微小节，无一不像这场景般，由千丝万缕的因缘凑合而成。What if？这是多么无奈的叩问。

(二)

进发的时评专栏「因为我在乎」从1998年中开始在《南洋商报》星期副刊「时潮脉搏」刊出，他这一写就写了三年，直到南洋报业被马华公会收购之后才停止。在那段时期，「因为我在乎」与「南洋论坛」封面版的「景云沙龙」，并为《南洋商报》的双壁，当然尤以前者更为精彩，而两者都是出自进发手笔——直到文慧接手整理「沙龙」为止。进发没有在报馆任职，但他每星期定期生产这两个叫座又叫好的文字篇幅，说他精力充沛还是其次，产品素质上佳而又能维持不坠，才真正难能可贵。

现代社会里，劳资关系如报馆之于新闻工作者，本来是一种你情我愿的交换，谁也不负谁；但是有一种人，他一投入某种社会关系，其身上所发挥出来的价值，往往远比他从中取得的代价为高。进发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期他虽然也为《星洲日报》写专栏，很多读者追读「因为我在乎」（以及他整理的「沙龙」），直是把他当作了《南洋商报》之一员。大马华文报有个“优良传统”，编务主持人闭着眼睛编报纸，高层不许有文化修养，我不想再“撒盐”；这里只希望今日自诩“陈嘉庚精神”继承人的南洋编务主管，特别是将来收购风波平息之后的新贵们，能珍惜诸如进发这样的新生代健笔。

进发的时评文章之所以吸引读者，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都能扣紧时局的发展，针对主线题目来评论，这里头就有很大的学问，对社会脉络的掌握不曾失误。进发高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也明显的运用在他的文章中，析事说理，剥茧抽丝，层次分明，让读者由浅及深的自然坠入其理趣之中。

他的呈现方式也注意多样化，切题点面的笔法变幻莫测，庄谐交错，令人读来感到兴味无穷，绝无一般时评文字单调乏味的

通病。当然，进发本来就是个性情中人，梁任公“笔锋常带感情”的夫子自道移用在他身上也很适当，「因为我在乎」这个栏名就是“把心戴在袖口上”的剖白。应该特别指出的一点，是他对时局的掌握，除开源自他对社会科学的学识和对国是的长期关心，很大程度上也与他注重实践有关，在这方面他剑及履及，投入社会运动，解行互参，为他的时评增添了一层特别润泽的光彩。

「因为我在乎」这系列时评文章，出现在马来西亚近几年的大时代中，民声民吁高举为时代主调，进发是其中的领唱者，他的文章允为这个时代的重要见证。

(三)

在准备写这篇序文时，我思索过一些问题，也看了一些书、走了一些路。想得最多的问题，竟然是环绕着三十年之前自己的一句诗，“我已倦于做逻辑的囚徒了”。今天批判理性主义，是“人人喊打”的事，因为它是人类空前繁荣与舒适的物质生活的根源，是历史“进步”的动力。过去十年里，西方思想界不断有人著书，向笛卡尔道别，不是要抹煞他的成就，而是因为分析性思考推展到极致，物极必反，反利为弊。二十世纪登场的管理学，是理性主义的事功化，我们看到麦纳玛拉如何把管理学带进五角大厦，企业化美国武装部队，为投入越南战争铺路，后来又如何在世界银行假借发展第三世界之名，行巩固美国军火工业之实。另一位理性主义大师兼谋略巨擘基辛格，把印支半岛和中南美洲几个小国搞到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竟然会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幸亏世人并非全都瞎眼，美国已有人呼吁提控他上战罪法庭。笛卡尔和马基亚维里仍然是人类思想史上耀眼的明星，理性主义和分析性思考却必须调节中和，让混元思想来平衡。

我也想到，语言本来是人类的大解放者，人类发明了语言，赋予事物以名字，增添了知识和力量，节节击退了无知，把自己从无底的恐惧里解放出来。年，像一切怪兽与恶煞，当被赋予名字，就被人类煞住而无法再作祟了。只是无知虽然被节节击败，却是被击退一尺，就增长一丈，不过语言永远不会罢休。语言就是这样永远的战斗来解放人类，不在于无知的黑暗越愈缩小，而是因为知识、自信、勇气在人类身上越愈强大。

大解放者，曾几何时在一些人手中忽又变成大囹圄，这是何其可悲。理性主义恣行无碍，语言落难，变成砖和墙，写文章的人一行一砖、一文一墙，砌造成思想的牢狱，作茧自缚的把自己幽囚在其中。本来理性主义在语言中，表现作数理语言是为极致，沟通的工具成为沟通的障碍，人与人间的隔阂日甚，即使是电脑一道，赚了你的钱也不妥协。数理语言既已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与实用文字的语言竟也不遑多让，最可怕的莫过于语言的基要主义，把语言变成某种信仰的教条，要把一切异见包裹在密实的黑袍中。

有时静下来整理头绪，发见过去几年所看的东西，其中有两线索，骨子里都有寻根的意味，其一是美国六十年代的思潮，衍化为二十年来的“文化论战”，另一条是槟榔屿相关故实。今天美国的保守派，政治方面占上风，社会文化方面已经准备“退到山林里”打游击，把主流位置完全让给“政治正确”的学术思想和幼稚空洞的青年文化。我自己做了四十年自由主义者，今天发见在这个大纛下，破坏多过创造，而所破坏的又尽是好东西，心里好生不舒服。

因此美国前世纪末“metaphysical club”大儒们传播下来的人文精神传统固然要节节退守，中国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应的新

儒学也可以休矣；在我们这个边陲地带，也就只剩下“你年老，因此你有罪”这种文化了。今天若有人问我何谓文化，我会说你在马大中文系或美国博士班所学到的那些东西，都不会比这——“寿则辱”文化更实在更深刻。

这无关乎年轻时激进而老大时保守，我今天仍未进苦雨斋里吃苦茶，心头的不满只增无减，只是自己越来越无路可走，似乎写几篇小文章也有深重的罪愆感。文章满纸文化霸权批判的精英，本身拼命滥用语言暴力和营建文化霸权，犬儒之尤，难道是因为历史评价和千秋名节其实不过是今天几张薄纸上的满口谎言，历史是最容易蒙骗的？

(四)

这是我历来最难产的一篇序文，拖了这么久，最后赶出来的只是一篇杂感，莱芜满目，有点儿辱命，但进发或许会原谅我，这里头毕竟有我的真意。我的无奈，正好可以映衬出进发最憎恶无力感的朝气；我想年轻人本当如是，但我是没有资格这样倚老卖老的，我要说的是，我只是站得远远地欣赏而已。

进发的时评文章，很多读者早有定评，不劳我辞费，况且他的文章应让他的社会活动来烘托彰显，我这篇序文算是甚么。想起过去与他共事的情景，心里有点怅惘，因想抄录香港关梦南的几行诗，为这本书壮行：

大风吹走了 / 不少咀巴 / 从此 / 一些人热烈地 /
去为另一些人 / 表达

只是我不知何所悲，是悲其因还是悲其果。还是悲我们自己不思长进？——今天马华党争闹得烽火连天，谁会去问这些人，当年不是从前一场党争走过来吗。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

二 哥 的 序

● 黄 进 成

其实第一次得知黄进发是《南洋商报》「因为我在乎」专栏的作家，并不是从他亲口告知，而是我回马来西亚过年期间与我三舅聊及政治现况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当时的确相当惊喜：惊的是黄进发竟然挤身为国内大报的专栏作家；喜的是我们家竟然还有另外一位擅于用笔的人。或许要以“专业作家”来评论的话，我这个用笔的人还没有资格跟他比，因为我的文章或文件，毕竟大部份只是给公司上司、同仁、股东及企划相关人员阅读，至于对外发表的文章，则只限于公司发行的电脑游戏月刊杂志的社论及极少数文章，所有的读者总数还不及他的读者来的多，跟他比可真是不自量力。

话虽如此，在除夕夜得知黄进发将把他历年来在「因为我在乎」专栏所撰写的文章整理出书时，我这头黄牛却是语出惊人的毛遂自荐要为他的新书写序。黄进发听后确是有点为难的样子，他有这样的反应才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俩都不曾“拜读”过对方的文章，虽然是亲兄弟，万一答应了，我写了篇牛头不对马嘴的文章，那可真是来踢馆的，而不是锦上添花。为了消除黄进发对我黄牛先生的疑虑，我就把我唯一带回家一篇曾刊登在《游戏设计大师》专业杂志，标题为〈低价？平价？削价？——谈成熟市场的产品定价法则〉

的“黄牛的话”一文交由黄进发审校，以确定我是不是有资格为他执笔写序，黄进发也把他排好的初稿交给了我。

写到这里，读者一定有些纳闷，两人既然亲为兄弟，却不曾看过对方的文笔，还真是一件怪事。难道我是个山顶洞人，过着神仙不吃人间烟火般的生活？其实不然，距离我上次回马来西亚过年，数一数日子，至少有七百三十天了，当时黄进发还只是一位业余作家。在这两年，身在台湾的我，并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到马来西亚的事物，更别谈及我国的政治了。阅读了黄进发的文章之后，发现他对事物的见解的确有他的一套，尤其是对事物的透澈分析，更不得不让我这个兄长感到望尘莫及，可见他在政治管理方面的确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我认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对他的称赞，并没有过火，这可以从他拥有相当多的读者方面看得出来。我就不必多说了，以免大家认为我在混字数。

在台湾近十八年的工作中所接触到的不外乎是行销及管理，因此在阅读黄进发的文章时，我不时会把他的个人言论、他叙述中的政治及社会国家现况、及他的写作方式套在我的行销管理经验中，我发现他的文章似乎少了一些些什么，这也就是我跟他的文章最大的分野。由于我身在企业体系中，每每我找到了问题之后，我都会自行找出在管理学术用语上称之为的解决方案(solution)后，才会把文章写出来，因为我希望我的文章是一份可执行的解决方案，而不只是一份问题文献。其实，我想，或许这是黄进发的文章中刻意忽略掉的一个元素，这也是他的文章之所以获得广大读者青睐的原因。因为他知道，政治及社会管理是一项极大的工程任务，以他个人的力量，是不足以提出解决方案的，所以他在文章分析事物的来龙去脉之余，也同时把他的个人意见及他认为是思维盲点的问题丢了出来。他并不刻意的去提出解决方案，而是努力的去扮演一位第三者

的宏观立场作家，让读者去扮演解决方案的提案人或执行者。

另外一点，我觉得阅读他的文章让我感觉到我是马来西亚人。他并没有因为身为华人而刻意在文章内突显种族意识，而是以马来西亚人的身份与眼光去看社会国家的百态，这是我最感到自豪的。在我工作经验中，为了让所有商业计划得以成功，我除了要依循当地的法律政策外，更要考虑到公司的内部体制，而不是撰写一份在理想状况下的企划书，让执行者必须花上更多的心力在改善环境后，才能把计划的目标达成。那是一个本末倒置的做法，是不对的。我还记得在我离开马来西亚到国外念书期间，国内的华团曾经酝酿成立一所中文大学，但是却因为其创校宗旨与国家的教育政策相左而不得不放弃。假如当时华团依政策成立了一所私人大学，而大学中有很鲜明的人文学系：有以三大民族语言的国文系、中文系、印文系，亦有以马来文为教学媒介的道学系、亚洲历史科系等课程，让来自我国各阶层的民族同胞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其他民族的文化，我想要建立一个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并不是一个神话。到时候，我们大家会说，我以生为马来人／印度人／华人为荣，我更以生为马来西亚人为骄傲。

我个人期望黄进发在未来能成为一位具宏观立场的政治分析专栏作家。不过，在十倍速的时代里，经由网际网络广泛的急速发展，或许未来的政治管理并不单单是靠以往的经验，而是要有更多的创新及改变，才有办法让更多的年轻人对政治产生兴趣，进而投身政治，改善社会国家的现况，使之更好；所以希望他能去尝试更多的经验，写出更具可读性及本土化的文章！

知交赞语

寻常的笔写不出如此文章，寻常的人不会有如此思维。在马来西亚，不寻常的人加上一支不寻常的笔仍不够，还要加上胆色，才敢横扫政治上的牛鬼蛇神；还要加上良心，才能在纷扰昏沉的社会里突围——我说的是年轻的进发。

郑云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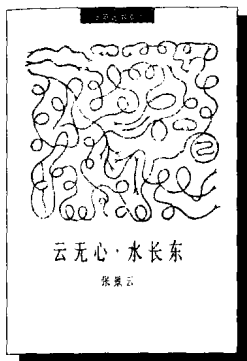
我国写评论的人不少，但写得好的却不多。时评不只是有感而发，必须按科学规律客观分析问题，否则不只沦为情绪发泄，还偏离正题，以致旁生枝节、治丝益棼。进发的评论文章是国内少有的佳作，其最可取之处就是思想清晰，不以模糊为高深来唬人，没有以特别名词或晦涩文字来扮“学术”。当然，这种文章的“危险性”在于稍有不慎而推理欠周全，或论证不清楚，就轻易自曝其丑。

欧阳文风

我现在仍对黄进发的早慧惊讶不已。他掌握政治的能力，让我深信，文章的高低和年龄的大小并无直接的关系。只要是一个第一流的年轻学人，就能写出第一级的成熟作品。

杨善勇

新 书 推 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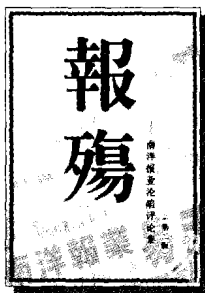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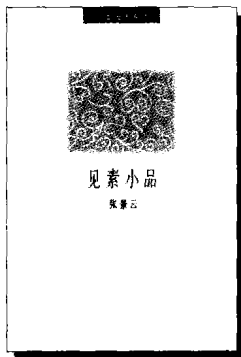


张景云书系1 《云无心，水长东》

这是一部人文随笔集。作者为文之举乃发自我一颗人人皆同的对身边耳闻目睹之事的共同关怀之心。文章诚挚抒发本怀，倾吐心中所思。作品展现出一种坦荡、一种明觉、一种洞察，一如茶余饭后，闲坐茶馆里头，与读者共论时政。书中所收各篇，或剖析社会文化，或评析西方当代思潮，可读性高，尤值得典藏。

张景云书系2 《见素小品》

《见素小品》乃张景云之抒情小品文集。作者在文中或忆述往事，或感怀今昔，有谋生治世之说，学艺求知之谈、师友从游之记等。笔端所及之处，皆文情并茂，悲欢交错。读《见素小品》，尤如读作者之半世纪回忆录，亦如先辈说故事般将半生事迹娓娓道来。细读之下，章内生活情境之哲思，人生态度之达观，处处闪耀出作者的智慧光芒。



《报殤——南洋报业沦陷评论集》（第二版）

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建报七十八年与五十年来一直未曾为政党所染指的《南洋商报》和《中国报》，就此沦陷。然知识人最痛心疾首者，不仅伤此半壁江山之蒙尘，更痛另外半壁江山之变质。当此浩劫，乃有近百人对四报停止供稿。本书收录其中二十名撰稿人的二十六篇作品，其中绝大部分未能见报。

观澜系列 《因为我在乎》/ 黄进发 著 （编辑中）

“草昧十年”之后的黄进发，依然故我地思考、在乎。本书收录的篇章绝大部分为作者一九九八年之后的「因为我在乎」专栏文字。因为在乎，十年之后，他依然在写，旨在点出思路的盲点、道破匪夷所思的弊端。

邮 购 书 目

书 名	作 者	类 别	定价 (RM)	出 版
张景云书系				
① 云无心, 水长东	张景云	人文随笔	精装 45.00	9/2001
			平装 30.00	8/2001
② 见素小品	张景云	抒情小品	18.00	10/2001
观澜系列				
① 草昧十年	黄进发	时事评论	23.00	2/2002
飞脚丛书				
① 报殇 (第二版)	黄进发等	时事评论	15.00	8/2001
十方文库·评论系列				
① 多元种族政治及其他	朱自存	政治评论	8.00	1990
③ 墨笔丹心	陈雪风	文学评论	9.00	1990
⑦ 面向权威	何启良	时事评论	16.00	1995
⑧ 华人社会观察	林廷辉等	社经评论	12.00	1999
⑨ 文化马华	何启良	文化评论	20.00	1999

邮购优惠 (至2003年止)

- 凡订购任何 2 本或以上可获折扣 10% ;
- 订购款额每达马币 80 元可获赠新版《报殇》一本。
- 首 50 本《云无心, 水长东》邮购精装本可获作者预先签名。
- 国内邮费免付。(国外邮费每本大约马币 3 元至 6 元, 有意者请通过电邮来信查询。)

订购请志明中英文名、地址、电话或电邮。书款以汇票或支票寄交:

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

Prometheus Enterprise Sdn. Bhd.

277 Jalan Desa Mesra, 58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邮: prometheus@first.net.my

草 昧 十 年 目 录

序

张景云： 草 昧 风 云 十 年 剑	iv
黄进成： 二 哥 的 序	x
知 交 赞 语	xiii

辑一 路漫漫其修远兮

③③	我们付得起代价吗？
②⑦	人民委托不应视为效忠
①③	谁亲谁？
①⑤	路漫漫其修远兮
③⑥	良厨与美食家
④②	公民社会在大马
④⑧	知识分子观念领航的先决条件
⑤②	一胎政策
⑥③	知识人如何在烟害中爱国？
⑥⑦	乡联青危机的再思
⑦③	谁让亚洲起火？
⑧②	西方人的阴谋？
⑧④	地图之外，马来西亚何在？